

D55

172

DIE ZUKUNFT DES KAPITALISMUS

VON

WERNER SOMBART

UEBERSETZT VON

DIPLOMVOLKSWIRT DR. CHANG LIANG JEN

資本主義的將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附譯者著

宋巴特經濟學說之地位及其體系
宋巴特之計劃經濟觀

的將來

✓

高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增訂再版

張

(33502.1)

資本主義的將來一冊

Die Zukunft des Kapitalismus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Werner Sombart

譯述者 張樑任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 版權所 *
* 翻印必 *
* 究有 *

再版序

本書再版之距初版，爲期僅一年二三月。這樣一個專門問題，在貧窮兼不景氣的中國現狀下，能在比較短促時期內得能再版，譯者感到萬分欣慰，這當然要歸功著者聲望之隆重，思想之精密和觀察的準確了。宋氏原文，風行德國，報章雜誌，無不有其美評，以下諸端，僅其數例：（註A）

「……該書雖非小說，然文筆之緊張有如小說」（福蘭府報 Frankfurtur Zeitung）

「……如欲對該問題欲發表意見，敢請細心讀宋氏之小冊」（德國經濟家雜誌 der Deutsche Oekonomist, Berlin）

「……宋氏於薄薄四十八頁中較平常所謂之大著作說得更多」（德國輿論 Deutsche Rundschau）

「……每讀宋氏之書，感覺無限之趣味，以其精密之思想能與敘述之淺顯合而爲一也……」（全德報 Alldeutsche Blätter）

「……各種現在與今後之困難，於宋巴特之簡短而豐富內容之演說詞中，明顯討論」（普魯士年報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批評)

「……總括言之，該書係一豐富材料之小冊」(Brockdorff 博士在法國日報 Deutsche Zeitung 之采侖日報 Luzerner Tageblatt)

「……此權威之作家，討論今日之經濟紊亂問題，指出各種進入光明之道路，讀之誠覺趣味無窮也」(羅「……欣幸該書價值低廉，人人可得購讀，文字雖少，然我人切身之根本問題，以宋巴特素有之深刻筆墨，揮發無遺」)(人民保守報 Volkskonservative Stimmen)

再版時適執事滬上，事務蟬集，雖將初版校閱一過，然仍嫌匆促，未能逐字逐句精敲為憾。疏忽之處，自知難免，諸希見諒。又原文後附「宋巴特之計劃經濟觀」一文，曾刊於東方三十一卷第一號，係原文之精華及札要，如讀者繼原文後再讀此篇，當更明瞭宋氏之思想。再版時蒙余生唐正邦許彥賢二先生襄助，謹此申謝。

註A. 報評見宋氏「德國社會主義」(Deutscher Sozialismus)末頁

張樑任一九三五年一月滬濱。

附錄

宋巴特之計劃經濟觀（本文曾載於東方三十一卷第一號）

一 緒言

今日經濟與政治上最重要之問題，莫過於經濟制度問題，申言之，即資本主義制度問題。學者對此，論見不一，或以爲資本主義仍繼續其生命者；或預料其行將崩潰者；或以爲國家當實行統制經濟，方爲上策者；或謂實行計劃經濟，世界之紊亂，方得告一段落者，意見紛歧，莫衷一是。其能洞悉資本主義之起始及發展而發揮其一貫主張者，能有幾人？

素負盛譽之宋巴特（Werna Sombart）氏，以研究資本主義爲任務，著有「近代資本主義」（Der Moderne Kapitalismus）六大冊，於茲範圍之書籍，宋氏之巨著，首屈一指。作者因其學識之豐富深刻，立論之公正無偏，特介紹其資本主義之觀察於讀者，冀有補於此問題之研究焉。

宋氏於研究資本主義後，主張實行計劃經濟，故其計劃經濟之主張，非憑空思索而得，乃根據其資本主義研究之結果演繹而出也。然則其研究之結果爲何？曰：資本主義之紊亂也，故其計劃經濟，乃對症之藥劑，故曰：「祇有這計劃經濟……才能將國民經濟形成一個秩序的世界」惟目前經濟如何紊亂必先確定，蓋非如是，不能理解宋氏之計劃經濟觀也。

二 目前之經濟制度及其特徵

宋氏謂吾人今日所處之時代，爲晚期資本主義階段（Spätkapitalismus），此階段起自歐戰。宋氏之所以稱爲「晚期資本主義階段」係根據其「經濟階段系統」學，略謂每一經濟制度（如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分爲數個階段，而每一經濟制度之最後階段的特徵，則爲該制度不得不讓新興之經濟制度，分其統制權，遂使該制度發生結構之變化，此變化即由攘奪統制權之（即新興之）經濟制度的精神所發出。宋氏之稱現時代爲後資本主義階段，即因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已發生其結構之變化。夫經濟制度之特點爲三：即經濟之精神，經濟之秩序及經濟之技術。於此三方面，吾人今日均可發現其變化矣。

（A）就資本主義所特有之經濟精神（或稱經濟思想）言，則於已往數十年中，受巨大之變化，足以變更其本質。夫已往數十年之資本主義較偏於不合理主義，投機與冒險，今則合理之原子，日有增加，甚且發生企業之過

度合理化，此正非資本主義之精神矣。吾人如細加觀察，則知企業之靈敏感覺，業已消滅殆盡，迥非與往日可比；而預知之原子，有加無已，致企業呈有行政性質，其管理者呈有官吏性質，此種趨勢，日有進展，企業機關之龐大，與有助也。同時逐利心若減少，預備虧折之心則更少，企業家所希冀者，時為安全與持久也。往日之膽敢與衝前性，冒險與攫取性，今被卡台爾化及股票制度化所遺之笨重化代替矣，無怪於真正資本主義中佔重要位置之不合理原子，於今日——國家監督時期及立憲式工廠時期（此係宋氏之名詞）——愈趨愈小矣。

（B）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秩序，為自由秩序，吾人亦稱之為個人主義之秩序，而此自由之秩序，今則變為一束縛之秩序矣。試觀企業家之到處被拘束，正為時代之特徵；束縛企業家之方式不一，可得述之如下：（1）企業家以卡台爾等方式，自相束縛，往日之獨斷獨行，今已不復存在而被契約制度所代替。（2）企業家被國家所拘束；前有勞工保護及勞工保險，後有勞資仲裁制度及物價控制（如卡台爾條例）；今則有大銀行直接監督之舉。（3）企業家被勞力所拘束；營業委員會之設立也，工會之插入意見也，工資條約也，比比皆是。

（C）較前更要者，則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技術的變更。夫資本主義，建基於自由放任主義之上，私有財產自由競爭，為遵守之原則。凡事任其自然流動，國家不予干涉，則經濟最能發展，國富可能增加，此為創自由放任主義說之亞當斯密的中心思想也。如具體言之，資本主義經濟之中心，則為富有自動性之市場機械，負有調劑之作用；供求決定價格，價格決定工資，工資決定利潤，此市場機械，依市場狀況而施行其任務，其為資本主義經濟之

中心，自無疑義。今則此含有自動作用之市場機械，已被取消，簡言之，自然流動之經濟現象，被制定之干涉所代替，往日之「動」的制度，今已變為「硬」的制度矣。不見乎物價由卡台爾或國家專制規定，工資為工會所制定，至於市場狀況如何，則非卡台爾、國家及工會所顧慮者也。因之，市場狀況雖達空前的低落，而物價與工資，未聞與舊時有異也。

根基以上三者——資本主義之精神、秩序及技術——之變化，宋巴特稱現時代為「晚期資本主義階段。」惟宋氏出此，尚有其他理由，即世界經濟之特質，較以前亦有變化。今試比較之：

數十年前——宋氏稱彼時為「高期資本主義」——之世界經濟，其特徵為白種人之統制世界，亦可謂西歐之剝削世界，然其能致此者，則有當時之前提，前提凡三：一曰交換，調劑及適應機關之滿佈於全世界也；二曰非歐洲經濟之建設得歐洲資本之助方能實行也；三曰某種質料之商品交換也。今分別述之：

(1) 滿佈於全世界之交換，調劑及適應機關，建基於「和平、自由貿易及良好信用」之上。此和平、自由貿易及良好信用三者，彼此不可分離者也，無和平則決無自由貿易及良好信用，蓋國際間之自由貿易正以和平為前提也；有和平有自由貿易，則必須信用以輔助之，無信用而談自由貿易，亦屬徒然。此三者表現於金本位之匯兌行市制度及各資本主義國間之外匯交通中，換言之，表現於「各國金融市場之連帶關係」(die Solidarität der Geldmärkte)中。所謂各國金融市場之連帶關係者，即甲國金融市場有所變化，輒影響其他各國(同本位國)

之金融市場。例如甲國因某種關係（如商業決算之不利等）提高其貼現率，（即提高利息）獎勵國內人民儲蓄及引外資流入本國，則乙國亦必提高其貼現率，防止資本之流出。此種現象，發生於以前交換，調劑及適應機關有效之時，今則已消滅無遺，蓋和平、自由商業及信用，不再存在矣。今日之特徵，則為關稅壁壘之高築，輸入之禁止及信用之收回，以及不信任之遍佈全球。金本位因黃金之偏積於一二處而失效，此即舊制度解體之特徵也。

（2）非歐洲經濟之建設，往時均得歐洲資本之助力而得實行之。非歐洲諸國，往時為歐洲資本主義之對象也。資本流入其國之法，或為直接或經公債之路，為數甚大，德國於戰前有二十至二十五兆馬克，英法則有此數之四五倍，投資於外國。

今日西歐之不能再為全世界之債主，宋氏以為毫無疑義，蓋外國之工業化，日有增高，資本籌集之需要，亦隨之增高，而歐洲各國之資本堆積數量，則反有減少，因此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將不能如過去之增加。前者之所以不能者，因人口增加速度，不如以前。此其理由一；第二理由為勞工之時間僅有縮小而無擴大之趨勢；第三理由為經濟進步之速度，恐將緩和。相對剩餘價值之將不能如過去之增加者，則因絕對的工資（即勞力的價格）可得增高，而工作生產力則否，即有之，亦不能與最近百年內增加之程度相比。且也，外國激於名譽心，欲自己資助，不欲仰給於西歐之資本。

（3）往時西歐與其他國家之商品交換，係一定質料之商品交換，西歐購買或掠奪全世界之食料或原料。西

歐儼如一四萬萬人口之大都市，其餘的世界如鄉村，以其產品供給城市，他方仰給於城市之工業品，正如中古時代之鄉村圍繞都市然。

此種特有之商業交換，今則不復存在。其所以致此者，則因農業民族之漸趨工業化，減少對西歐工業品之需要所致。或謂農業國工業化之結果，可予西歐工業國以輸出之促進。此說之錯誤，顯而易見：農業國於實行其工業化之初期，固須仍仰給於西歐之生產手段，然終究放棄輸入，自無疑義，蓋一國不能同時建設本身工業及輸出原料與食料於外國也。

往時西歐能剝削世界之三前提，今已不復存在，即將來亦無再能恢復之希望。有色人種之解放，有再接再厲之趨勢，白種人之統制世界，已成歷史上之遺跡矣。

以上一切，證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已由盛期階段趨入於後期階段矣。

三 資本主義何往

今日之經濟制度及其特徵，已如前述，試問資本主義將來如何發展？據宋氏所見，有三種可能性：即保守、反動及改良或革命是也。主張保守者，希冀一切如舊，欲保持現狀，無統籌全盤之計劃，於不得已時，以緊急命令應付之。主張保持現狀者，為數無多，恐僅執政者而已。至於其他黨派，或怨訴各種拘束之太擴大，致自由主義之精神，日趨

消滅；或痛斥資本主義之剩餘尙存，非清除之不足以言改善，故此種統制狀態能否爲將來之經濟方式，宋氏以爲頗成問題。

第二可能性，則爲開倒車，卽反動者所主張也。彼等欲恢復自由經濟之狀態，一切束縛廢除，經濟任其放任，企業家又得獨斷獨行。努力於此主張之貫徹者，則爲企業家，彼等勢力不小，然謂其再能實行此「自由」經濟者，宋氏未之信也。夫「自由商業」「個人經濟」之所以能在百年前輸入，實因十八世紀所傳之誤解，以爲牛頓天星行動之學說，可應用於經濟，正如天星因驅吸而生「地域之和諧」，經濟主體亦因熙熙攘攘而造成「利益之和諧」。此種思想，不能謂不奇特，然能支配當時者，則非無客觀條件也。客觀條件凡三：茲分述之：

(1)「自由商業」曾爲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武器，以與手工制度及國家之監督政策相周旋，雖係爲資本主義之利益而奮鬥，然於某種範圍內，亦可爲代表一般利益而奮鬥。

(2)以前於國內外尙存廣大之操作區域，生產力之發展達空前絕後之速度；

(3)企業之進展如與工業及經濟二方之巨大進步相比，則爲遲緩。

由此觀之，往時「自由商業」之得能實行，則因企業之進展尙緩以及國內外之操作區域尙存，可得自由發展；今則企業之進展甚速，且國內外之操作區域已盡；如是則「自由商業」之前提已失，安能再有實行「自由商業」之希望？證之以下事實，更爲確鑿。

(1)自由之企業行爲的功能，因資本主義之本身發展而滅亡，今日企業家被束縛於卡台爾、康采爾等組織之下，不能發展自由企業所予之功效。此種組織之解放，爲不可能之事。

(2)國家之拘束經濟生活，亦難以廢除，因有力之利益團體，（工會）不予贊同。

(3)即爲全體利益計，亦不當任自由經濟之輸入，蓋與全體利益有抵觸也。因企業之巨大擴張，私人之經濟領導，被公共領導所代替，國家不能坐視大企業之衰亡，蓋大企業之衰落，牽及千萬人之利益也。大銀行、大鋼鐵托拉斯，已爲大眾之企業，其命運亦即全國之命運也。

「反動」與「保持」可能性，既俱難實現，則僅有造成經濟生活之新方式，此即主張「改良」或「革命」者所要求。

此新方式必有別於過去與現在。現在經濟生活之特徵，爲無計劃之束縛與無計劃之制定規則；過去之特徵，爲無計劃之自由與個人專制，將來經濟生活之特徵，必爲有計劃之經濟形成無疑，換言之，將來經濟之根本思想，必爲計劃經濟也。

四 何謂「計劃經濟」

計劃經濟係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抑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主張私有財產抑集團財產？於計劃經濟中，人民有否

自由？計劃經濟與國家經濟有何關係？凡此問題，必爲讀者所樂知，宋巴特解答如下：

計劃經濟不必與自由之個人經濟相對立，然必與紊亂、無秩序、無意義、無計劃之經濟相對立。所謂紊亂、無秩序、無意義之經濟者，則全由整個經濟立場觀察，非謂整個中之單個經濟，均無秩序。資本主義經濟之特徵，正爲個人經濟之井井有條及整個經濟之雜亂無序。吾人如欲明白其本質，則非指出其特徵不可。特徵有三：設計之須及於全部也，設計之須統一化也及設計之須複雜也。

(1) 所謂設計之必須及於全部，即經濟中之四大現象：生產、流通、分配與消費，均得設計也；如爲一部份之設計，則必有矛盾發生。就組織方面言，凡國民經濟欲實行計劃經濟，則不能缺少最高設計委員會。於此不得不鄭重聲明者，設計非監督、非管理，不受任何方面之束縛，即放任亦能屬於設計之內。故於每一總設計中，必有相當放任範圍之存在，消費之須放任，悉聽人便，即其一例。

(2) 所謂設計之須統一化，即設計當於一處出發，不當分散於各處，否則矛盾叢生，自不待言。就設計地點言，則當以國家，而決不能以國際爲單位。因之，計劃經濟之必爲國家經濟，國家經濟亦必爲計劃經濟也。

或謂計劃經濟之實行，生產及消費之自由，即被取消；此係錯誤之想像也。限制吾人自由決斷之機關，固可變更，然自由決斷本身則否，即有之，亦僅局部分之限制。況今日之生產者與消費者，亦不甚自由。生產者一方被市場之需要所拘束；他方被競爭所限制，固無論矣，即消費亦何嘗自由？消費如不被國家或習慣所干涉，則全被發明者

與工業家所操縱，蓋所製造者，僅爲在市場上可得盈利之商品，而以巧妙之方法，提高消費者之慾望。

(3) 設計之複雜，亦爲計劃經濟之一大特徵，蓋欲求經濟有意義之形成，必須顧慮其一切條件，如欲立一統一之計劃以適應各個國民經濟實屬荒謬，此因國家之條件不同，計劃亦必因之有異也。吾人所注意者，厥爲以下數端：

(a) 經濟區域之大小。一適合於俄國或中國經濟的計劃，安能適合小如瑞士或比利時之國家。不特此也，人口之稀密亦有關係，一方基羅有二百六十四人之英國計劃，決不能適合四人的阿根廷或巴西。

(b) 社會之結構。國家有農業國與工業國之分，則設計亦必有異。農業國須工業化，工業國須（再）農業化；即同屬工業國，狀況亦復不同，德國尙有相當之手工業，英國之手工業，則已失去其地位，至於美俄，則從未有歐洲式之手工業。凡此數點，於設計時，必須注意者也。

(c) 國家之民族性格及文化程度，亦不能忽略。一新興與一疲乏之民族，一積極與一消極之民族，一極文明與一半文明之民族，其相差誠不可以道里計，自無待言。

綜上所述，則知求一完善之計劃經濟，必須於選擇經濟方式、經濟法制、經濟制度時，愈求其複雜，此爲至要之認識也。夫計劃經濟，決非爲經濟方式之一元論，亦決不能與公共經濟、共同經濟、國家資本主義或集團主義等名詞相混雜，彼烏托邦者之改良計劃即失敗於此一元論之上。

吾人如欲得一有意義之經濟生活——即計劃經濟，則當包含自來之經濟制度與經濟方式。綜觀自來之經濟制度，爲數甚多。歐洲經濟生活之初，僅有農民之自營經濟，以後增加賦役農場經濟，而前者並不因後者之加入而消滅，以後又有手工業經濟之發生，有資本主義經濟之發生，而農村經濟、賦役農場經濟、手工業經濟，並不消滅，卻與資本主義經濟相並列，觀乎今日之經濟，非僅有資本主義龐大企業之形式，即可證明矣。

故於美滿之計劃經濟中，必有複雜之經濟方式與經濟制度之並存。私人之個人經濟與市場經濟也，集團之需要滿足經濟也，農民經濟與手工業經濟也，合作社經濟及國家經濟或共同經濟也，凡此一切之存在於計劃經濟中，固無論矣；即資本主義之企業及其管理者之負責心，決不任其缺如，蓋尙有不少之經濟生活問題，以資本主義方式而得最圓滿之解決。效能之競爭，亦不應擯棄，當安插於整個計劃中也。

計劃經濟之概念既明，則私有財產及集團財產之爭執及建基於其上之私有經濟與集團經濟之爭執，亦可迎刃而解：「問題並不在選擇這個或那個，而在二個都要：私有財產與社會財產，私人經濟與社會經濟將能並行存在着，而且必須並行存在着。」

即計劃經濟之勵行手段，亦必呈無窮之複雜。其最要者，則爲道德或教育之手段。國家之干涉，亦須應用；全經濟部門之收爲國有或市有也，國家之獨占，監督及特許某項經濟行爲也，國家之津貼此個或彼個生產部門，此個或彼個交通企業也，國家之禁止有害公衆之企業也，凡此一切，均不可缺如。

根據以上所述，則知將來所取之方法，今日已被共知，吾人今日所應用之方法，即為將來所應用者，將來與現在之不同，僅為整個計劃之有無而已。無整個計劃，亦無計劃經濟，吾人固知經濟計劃之目的、方式與手段之須複雜為必要，然設無「設計之及於全部」及「設計之統一」，則雖有前者，經濟仍不脫混沌。故國民經濟之能成為秩序之世界，必須保證此三個要素後方可。

五 經濟計劃之前途

計劃經濟之能實現多少，宋氏以為全恃人類之自由決斷而定，即全恃人類之意志，蓋經濟係「一個由人類自由的決斷所形成出來的文化組織」，「因之經濟的將來如何及某一種經濟制度的將來如何，也視自由願意的人們之斟酌如何而定。」

至於人類意志的形成，宋氏以為被人們之世界觀所支配，非受經濟或其他任何原子之影響，此與社會主義之學說，顯係背道而馳。社會主義者認「經濟為人類的命運」，「經濟有其本身法則」，即資本主義之向前發達，必達社會主義無疑。共產主義以資本主義為「強制的範圍」，共產主義為「自由的範圍」，共產主義即欲救人類離「強制的範圍」而入「自由的範圍」。宋巴特則不然，彼謂「經濟不是我們的命運」，「經濟的本身法則，是沒有的」，「要由強制的範圍跳入自由的範圍，我們用不着等待共產主義的」。宋氏之此種論調，頗堪注意。